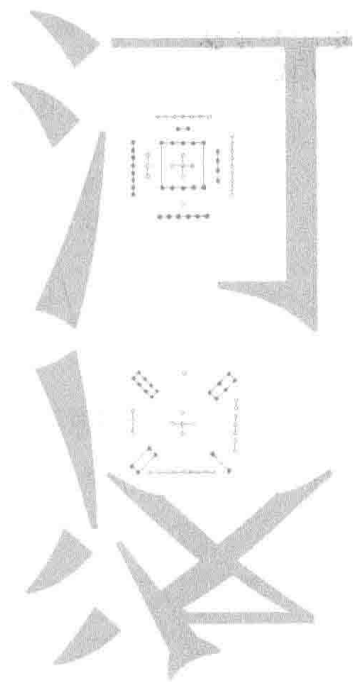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图洛书探秘

王永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图洛书探秘

王永宽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图洛书探秘 / 王永宽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1327 - 5

I. ①河… II. ①王… III. ①《河图》—研究
②《洛书》—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18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3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0.00 元

绪论 河图洛书的后文本研究

近十余年来,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河洛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全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重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河洛文化研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大题目,这个题目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种标志。”^①这一论断,指出了河洛文化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就不能不进一步深入探讨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中具有经典意义的并且是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成果,也可以说是河洛文化的徽识。河洛文化的得名是由于这一文化体系产生的中心在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地区,而河图洛书也正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因此,当代论及河洛文化问题,总是必然涉及河图洛书。

但是,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当代的某些文化史研究著作,以及某些相关论文,涉及河图洛书时也没有形成一种被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的解释。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河图洛书,千古之谜。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场公案。”^②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略具常识的人,无不知晓河图洛书;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甚深的专家学者,也难以完全洞悉河图洛书之奥秘。的确,河图洛书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

① 见《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光明日报》2004年8月24日。

② 见《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1期。

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

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具体工作中,早就对河图洛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寻找到打开河图洛书这个知识迷宫的钥匙。但是,当我初步涉猎一些关于河图洛书的资料之后,又深深感到,揭开河图洛书之谜谈何容易!然而,困难本身又增加了新的诱惑,河图洛书巨大的神秘性继续吸引着我的兴趣。2004年,我把自己的学习感想写成《河图洛书的文化内涵》一文,在10月12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发表,并以此文参加了2004年10月在郑州和洛阳两地召开的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又写了《揭秘河图洛书》一文,发表于河南《文化时报》2004年11月16日的创刊号上。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和我同样对河图洛书感兴趣的朋友的注意。有朋友和我联系,一同谈论河图洛书;也有朋友建议我继续努力进行研究,把河图洛书问题写出一本书来,并说这对于把河洛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是有益的。我经过认真思考,接受了朋友的意见,决定写一本书,专门探讨河图洛书,把我多年来对于河图洛书的探索及认识都包容在其中,于是便确定了本书的写作计划。

有一天,一位朋友来访,又谈起河图洛书问题。他得知我要写一本关于河图洛书的书,便提出疑问说,河图洛书本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先秦时期就早已不存在了,今天所传的黑白圈点的河图洛书是宋朝人画的,宋朝时已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元、明、清三代更有不少学者不相信它是本来的河图洛书。既然是已经不存在的东西了,今天还怎么研究它?既然已经知道是前人伪造的东西了,还值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对它进行研究吗?

这位朋友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研究的文本问题。我知道,河图洛书原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确实已经无从查考了。即是说,河图洛书作为研究对象来说,其文本已经不存在了,也无从查知原文本的真貌了。从关于河图洛书的最早记载《尚书》《易经》开始,到汉代人的附会、猜测,到魏、晋、南北朝人的发挥、渲染,再到宋朝人的图画与争论,以及元、明、清各代学者的评述等,都是在河图洛书的原文本之后发生的。我称之为“后文本”。后文本是原文本的衍生与发展,是对原文本的阐释与解读,它同原文本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后文本和研究原文本应当具有同样的意义。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把我要写的这本书的内容定位为“河图洛书的后文本研究”。实际上,在《尚书》《易经》之后,历代

典籍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述、考证与议论等,如果可称之为研究的话,也统统是河图洛书的后文本研究。本书进行的后文本研究,也即是对前人关于河图洛书研究之研究。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许多专业研究工作的研究对象,常常是还有一个“前文本”的问题。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大都是在研究原文本的同时把对于前文本、后文本的研究也包括在内的。原文本的研究固然是这一专业范围研究的基础,而前文本和后文本的研究也常常是不可忽视的和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来看,在对某个作家进行研究时,史籍及有关资料中所记述的该作家的生平事迹及该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是研究工作所面对的原文本,而该作家的作品在后世的刊刻、改编、流传与影响,以及后代人对该作家的研究与评论等,即是后文本。对于一部规模较大的文学作品来说,前文本是指原作品所依据的历史原始资料、现实生活资料以及其作者的远祖家世等,即原文本产生的渊源。前文本对于原文本的内容形成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因此,同后文本相比,前文本和原文本也同样有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研究前文本对于研究原文本也必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说来,前文本和后文本的研究常常是比原文本的研究具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内容。原文本产生的时代距离现代越是久远,其前文本的内容越是相对薄弱,而其后的文本内容越是显得丰富;原文本产生的时代距离现代越是邻近,其前文本的内容则可能越是丰富,而其后的文本内容则可能会相对薄弱。

比如,对于历史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的研究来说,《三国志》等历史典籍,宋代的三国平话故事,元杂剧中的三国故事剧等,即是《三国演义》的前文本;明代中期以后《三国演义》的新刊本,由《三国演义》改编的明清传奇剧和清代后期地方戏中的三国戏,当代《三国演义》各种改编本及电影、电视剧,明清至当代关于《三国演义》的研究著作及研究者等,即是《三国演义》的后文本。又比如小说《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清初的某些史实,即是《红楼梦》的前文本;各种《红楼梦》续书,各种《红楼梦》戏曲,各种《红楼梦》研究著作,当代关于《红楼梦》的各种改编本及电影、电视剧等,即是《红楼梦》的后文本。众所周知,关于《三国演义》《红楼梦》的前文本、后文本的研究和对于其原文本的研究一样,都是这两部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也都有大量的丰富的成果。

关于文学史上其他名家名作,如《诗经》《楚辞》研究,李白、杜甫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研究,都存在着原文本研究和前文本、后文本研究紧密结合的问题。

在其他专业研究领域,如古代历史研究、古代哲学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研究、古代礼仪风俗研究、考古及文献学研究等,也都具有同样的道理。研究者进行各种专业研究时,当然都特别重视原文本的研究。这些原文本包括历史典籍记载的文字资料与图片,也包括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资料,还包括民间口头流传的语言资料等。但是,研究者同时也都非常重视其前文本和后文本的研究。由前文本探讨根脉与渊源,由后文本考察发展与流变,对于深入而全面地认识原文本的内容、性质与价值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某些研究对象来说,其前文本、后文本的研究中往往有惊人的发现,这同原文本的研究互相参照、印证,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特殊作用。

所谓前文本、后文本问题,在各种专业领域的研究实践中,不过是一种普遍的、常识性的现象。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意在说明这一问题对于河图洛书研究的特殊性。河图洛书由于产生年代久远,其原文本已经缺失,而其前文本更是难寻踪迹,因此,其后文本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文化成果中,原文本缺失的现象是常见的,而其中一些珍贵的著名成果在原文本缺失的情况下,对后文本的研究依然是人们感兴趣的有意义的课题。如王羲之的书法珍品《兰亭集序》,其原文本也已经不存在了,后世流传的《兰亭集序》书法名帖据说是南朝高僧智永的伪作。但是,由于这件成果深得原作神髓,在后世一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巨大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后世从书法角度对《兰亭集序》的研究,其实不过是对《兰亭集序》的后文本研究。

对于原文本缺失,后世只能对其后文本进行研究的文化成果来说,河图洛书的后文本的内容特别具有丰富性、系统性和复杂性。

其丰富性的表现是,从远古时期起直到当代,河图洛书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受到关注,关于它的记载、争议与研讨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受历代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状况、文化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于河图洛书的认识同前代相比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同时,历代关注河图洛书的人,包括了历代各个社会层次的人。由于河图洛书的祥瑞意义,历代帝王及政治风云人物关注它。由于河图洛书的图讖意义,历代的道家、阴阳家、术数家、谋略家关注它。由于河图洛书被写进儒家

经典著作《尚书》《易经》中,历代许多皓首穷经的大儒和那些立志于修齐治平的儒生们都关注它。因此,古代不少正史中的五行志、符瑞志、人物志等篇章中都记载有河图洛书,不少著名的学问家、文学家的著作与作品中都写到了河图洛书。这些典籍中的有关记述与议论,都不断地增添着河图洛书的内容,而且,前人的议论又成为后人探讨的依据,并由此引发新的议论热点。因此,随着历史的演进,河图洛书的后文本越来越厚重,其文化含量也越来越丰富。

其系统性的表现是,河图洛书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分支学科的内容都有密切关系。由于从河图产生了八卦,因此与八卦有关的占卜、命相、堪舆等学问要涉及河图洛书。由于从洛书产生了《洪范》,因此与治国安邦有关的政治学说、礼仪制度等要涉及河图洛书。由于宋代人所绘河图洛书图画的直观性和神秘性,这种白圈黑点的河图洛书又同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数学、音律、医学等有一定的联系。

其复杂性的表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不少内容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历代关于河图洛书的发挥与阐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中涉及占卜、术数的内容必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或者包含一些唯心主义的成分。关于河图洛书和音律、医学的联系等内容,今天看来也有些牵强附会之处。这些,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给予客观的评价。

本书撰作的基本思路大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梳理,即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历代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议论进行综合而简要的叙述,大体理清关于河图洛书研究与探讨的概况,并介绍当代关于河图洛书的一些新认识。二是辨析,即是在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对有关史籍及文献资料进行比照与思索,体现出今天作者的思考与理解。

作者在撰作过程中力求做到梳理与辨析都严格以已有的史料为基础,同时要站在今天新的时代高度,以当代科学思想为指导,反映出当代的科学观念和古为今用的精神。前人的成果应当尊重,以此作为今天思考问题的参考和借鉴,既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简单地予以否定,也不采取迷信国粹的态度盲目信从。对前人成果的叙述与介绍,会使本书具有涉及层面较广的知识性,但又尽可能做到引人入胜、饶有趣味。其中对于某些问题的辨析与评论必然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但又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明畅。并且要力求做到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

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这样,本书对于从事古代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社会上的一般读者来说也能够有所收获。但是,由于河图洛书问题相当玄妙古奥,涉及的文献资料又甚为广博,梳理与辨析都有较大的难度,因此,作者的努力未必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疏漏与差错或不可免。这里,作者诚恳地希望学界同仁与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目 录

| | |
|------------------------------|----|
| 绪 论 河图洛书的后文本研究····· | 1 |
| 第一章 河图洛书的本原探寻····· | 1 |
| 第一节 河图洛书出处的地理寻踪····· | 1 |
| 一、关于洛书出处····· | 2 |
| 二、关于河图出处····· | 23 |
| 第二节 河图洛书与远古物象崇拜····· | 31 |
| 一、河流崇拜····· | 32 |
| 二、灵异动物崇拜····· | 37 |
| 三、数字崇拜····· | 48 |
| 第二章 河图洛书流变考论(上)····· | 58 |
| 第一节 河图洛书的经典文本解读····· | 58 |
| 一、《尚书》中的记述····· | 58 |
| 二、《易经》中的记述····· | 63 |
| 三、《礼记》中的记述····· | 66 |
| 四、《论语》中的记述····· | 69 |
| 第二节 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之外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 | 72 |
| 第三节 汉代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 | 74 |
| 第四节 六朝至唐代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 | 85 |

| | |
|------------------------------------|-----|
| 第三章 河图洛书流变考论(中) | 95 |
| 第五节 宋代河图洛书研究的成就与分歧 | 95 |
| 一、宋代图书派的产生与传承 | 96 |
| 二、欧阳修等北宋名家对河图洛书的论述 | 102 |
| 三、刘牧代表的图书派 | 106 |
| 四、朱熹代表的图书派 | 114 |
| 第六节 元代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 | 121 |
| 一、元代学者延续宋人纷争 | 121 |
| 二、对河图洛书的怀疑与龟神圣地位的跌落 | 133 |
| | |
| 第四章 河图洛书流变考论(下) | 138 |
| 第七节 明代学者对河图洛书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 138 |
| 第八节 清代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仍未完结 | 156 |
| 第九节 近、现代河图洛书研究的余波 | 173 |
| | |
| 第五章 河图洛书的文化内涵 | 178 |
| 第一节 河图洛书与八卦 | 178 |
| 第二节 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 | 191 |
| 第三节 河图洛书与明堂 | 199 |
| 第四节 河图洛书与古代数学 | 204 |
| 一、洛书与幻方 | 204 |
| 二、洛书与4阶幻方 | 212 |
| 三、洛书与变形幻方 | 215 |
| 四、八卦与8阶幻方 | 220 |
| 五、河图洛书中的数学玄机 | 223 |
| 六、洛书与勾股定理 | 232 |
| 第五节 河图洛书与古代天文学 | 236 |
| 第六节 河图洛书与古代音律学 | 241 |
| 第七节 河图洛书与古代医学 | 248 |

| | |
|------------------------------|-----|
| 第六章 河图洛书的当代启示····· | 253 |
| 第一节 河图洛书的科学价值····· | 253 |
| 第二节 对洛书奥秘的新认识····· | 261 |
| 第三节 以洛书法破解幻方····· | 268 |
| 一、以杨辉概括的洛书构图规则破解奇数阶幻方····· | 269 |
| 二、以洛书数字运行规则破解奇数阶幻方····· | 274 |
| 三、以洛书法构造组合幻方····· | 277 |
| 四、构造任意单偶阶幻方的“镶边法”与洛书的关系····· | 280 |
| 第四节 河图洛书与星际文明交流····· | 283 |

第一章 河图洛书的本原探寻

第一节 河图洛书出处的地理寻踪

河图、洛书出自黄河和洛河。《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河即黄河，洛即洛河，这是自古以来没有异议的。但是，记载河图、洛书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和《易经》并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出现的具体位置。后世出于对河图洛书的关注，不少人努力对“河出图，洛出书”的具体位置进行认定。

当代，河南孟津县老城西北的黄河岸边被认定为“河出图处”，洛宁县长水乡的玄沪河和洛河的交汇处被认定为“洛出书处”。由于河图洛书是古代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孟津、洛宁等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及许多专家学者，对认定河图洛书出处的具体位置怀有极大的热情，诚恳地希望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如今我撰写此书似乎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即应当对这种具体位置的认定表示出明确态度。然而，这个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进行回答的。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我认为，对一种传统文化成果或一种文化观念的认定比对其出处的具体位置的认定更重要。

从狭义的角度来确定河图一定出在某个具体地点，洛书一定出在某个具体地点，是很难找出严格的科学依据的。这是因为河图洛书的内容与形式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它是否一定由马或龟从河水中驮负出来也是一个难解之谜，这在后文还要详述。那么，对于一种神话或传说，一定要确定其出处的具体位置，本身就带有很大的虚拟性。但是，如果把河图洛书看做一项古代著名的文化成果，把与河图洛书相关的现象看做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观念，而且认定它产生于

河洛地区,因而把河洛地区的适当地点确定为它产生的具体位置,以此作为进行纪念与考察的依托,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可行的。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赞成认定孟津老城河边为“河出图处”,认定洛宁长水为“洛出书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地点不是严格的历史意义的“出处”,而是假设的文化意义的“出处”。

河图洛书出处在河洛,这与河洛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有直接的关系。从当代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河洛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地区,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土壤肥沃,最适宜人类居住生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尤其是黄河中游以洛河与黄河交汇处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更是中华文明最早产生和发展的摇篮。洛河作为黄河的一条重要的支流,它的地理位置更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产生之初出现的文化成果,它产生于河洛地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河洛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的含义是明确的,自古以来已成为历史典籍和文学著作常用的词语。《史记·封禅书》记云:“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又引《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周文、武都镐,至平王徙都河南。”后案云:“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也。”杜甫《后出塞》诗云“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云“长鞭直渡清河洛”,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云“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其中的河洛都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洛河流域。

由于河图洛书的传说广为流行,因而在史籍及文学作品中出现“河洛”一词,有时则是河图和洛书的简称。三国魏文帝曹丕《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中云:“盖河洛写天意,符讖述圣心。”又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伏羲为上古,观文于天,察理于地……是以图书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这里所谓的“河洛”即指河图洛书。字面的混同是与内容的牵连有直接关系的,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河图洛书出在河洛地区的有力说明。

那么,河图洛书究竟出在河洛地区的什么位置?我通过查阅史籍,并且到洛宁、孟津等处进行了实地考察,大体上可以叙述出有关传说的来龙去脉。

一、关于洛书出处

自古以来,黄河的支流原本有两条洛河。一条在陕西,一条源于陕西而主干

在河南。洛河,古时候也称为洛水。《古今图书集成》卷二四七“洛水部·汇考·禹贡之洛水”记云:“洛水源出今陕西庆阳府洛源县东南,流经延安府鄜州及洛川、甘泉诸县境,合众水流至中部县南门外,又合沮水经西安府宜君、白水、澄城诸县界,至蒲城南合南河水,复大折而西南流八十里,过同州、朝邑,又经洛南县界东流入河南境,迳(经)河南府卢氏县熊耳山,东迳(经)卢氏、永宁、宜阳、洛阳、偃师诸县境,合涧、灃、伊诸水,东流至巩县,北入于河。”这里是将两条洛水混而为一了。前人早已有明确考证,明代章潢《图书编》卷五十四“洛水考”云:“洛水出庆阳府环县,即古洛源县也。经延安府甘泉县,即古雕阴县也。经鄜州宜君县子午岭,至中部县入西安府界,经耀州及同官县至富平县,合沮水,历蒲城、同州至朝邑县东南入渭。沿河三府之人今皆呼为洛河,潦沮之名亦不知也。”《图书编》这里的记述也还不十分准确,其实这条洛河发源于甘肃环县东北部与陕西交界处的山中。《陕西通志》《金史·地理志》以及鄜州、洛川、宜君等县方志中,都有关于这一洛河的记载。这条河又叫“北洛河”,它和渭河汇合后又称“渭洛”。至今这条河仍叫洛河,准确地说,其发源地应在陕西定边县南,源头有三条河,其中一条叫头道川,三条河在吴旗县境内汇合后称洛河,流经甘泉、富县、洛川、白水、大荔,后入渭河。

另一条洛河发源于陕西洛南县西北部的冢岭山。此地在汉代为弘农郡上洛县,汉代桑钦《水经》中记载说:“洛水出京兆上洛县灌举山。”郦道元《水经注》云:“《地理志》曰:洛出冢岭山。《山海经》曰:出上洛西山,又曰灌举之山,洛水出焉。东与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东南流注于洛。”据此知灌举山即后来的冢岭山,当代仍称冢岭山。洛河往东流入河南境内,经卢氏、洛宁、宜阳、洛阳,至偃师接纳其支流伊河后称为“伊洛河”,再东流至巩县的洛口,汇入黄河。《河南通志》和卢氏、宜阳、洛宁等县方志都对这条洛河有详细的记载。

这条洛河的“洛”字本来写作“雒”,《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云“河南曰豫州……其川荜雒”,即指洛河。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才将“雒”字改为“洛”。《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黄初元年“十二月营洛阳宫,戊午幸洛阳”一句后,裴松之注引《魏略》云:“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变‘雒’为‘洛’。”需要说明的是,陕西那条洛水称“渭洛河”时,“洛”字原来不用“雒”,和原来称“伊雒河”的“洛”字本为两个字,

三国魏黄初以后，渭洛、伊洛就混用一个“洛”字了。清代段玉裁《经韵楼集》中“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一节对这一问题有详细考证。

关于洛书出处的洛河是河南的洛河，而不是陕西的洛河，以下叙述涉及此河时不再一一注明。洛河从其源头到入黄河口，全长442.5公里。关于洛书出处的具体位置，有三种说法：一是在洛河的上游——陕西洛南县，二是在洛河的中游——河南洛宁县长水乡，三是在洛河的下游——不确指具体位置。

1. 洛南说

关于洛书出处具体位置的确定，本来是从对玄扈水的认定开始的。晋太康年间发现的《竹书纪年》记黄帝二十年事，谓“黄帝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水之上”。又晋代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亦云“黄帝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上”。沈约《竹书纪年》注云：“（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得图书焉。龙图出河，图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寒门谷口是也。”酈道元《水经注》对此有较详记述，谓洛水在源头处有支流名龙余之水，同洛水汇合后，“又东至阳虚山，合玄扈之水是也”。此后写道：

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于谨举，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经》曰：此二山者，洛间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盖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迳于阳虚之下。又《山海经》曰：又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是为洛纳也。

据此段注文可知，玄扈水是洛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玄扈山，玄扈山和谨举山相连，玄扈水旁边又有阳虚山，玄扈水流入洛河处即称洛纳。酈道元是北魏时人，他应当见到过《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书，因此，他也附和了关于黄帝坐于玄扈之水的传说。于是，《水经注》引《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纳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此水也。”这里的叙述把龟负书出于洛水的具体位置确定在“玄扈洛纳”，但这里说龟负出的洛书授予对象是黄帝，而不是大禹。

玄扈水既然在洛河源头附近，当即在今陕西洛南县境内。查《中国地名大辞典》，“玄扈山”一条释文云：“在今陕西洛南县境。”“玄扈水”一条释文云：“在

陕西洛南县西,出玄扈山。”查《辞海》中“玄扈”一条云:“一、山名。在陕西洛南县西,与阳虚山相对。二、水名。在洛南县西,源出于玄扈山,迳至阳虚山下。”1977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战国时“韩魏”地图上,洛河上游相当于现在陕西洛南境内就标示出“玄扈水”、“阳虚山”、“上洛”等地名。

古代不少书籍附和《水经注》,记载了黄帝在玄扈水得到洛书的事,并把洛书出处定在陕西洛南县。如《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商州”记洛南古迹云:“元扈山在县西北一百里。《黄帝录》云:‘帝在元扈山上,与大司马容光等一百二十人临之,有凤衔图以至帝前。图以黄玉为匣,署曰黄帝诏司命集帝行录。帝命开之,其文可晓,黄帝再拜受图。’洛水在县北一里,源出豕岭山。《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玄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此水也。”但是,这里说黄帝得到的图不是由龟负出,而是由凤衔来。《陕西通志稿》就采用了上述有关资料,卷一三三“古迹三”记洛南县云:“仓颉圣迹遗文在玄扈山,一名阳虚山,石壁上《河图玉版》云……丹甲青文以授之。”《白水县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2. 洛宁说

关于洛书出处在今河南洛宁的说法是从何时开始的,已难详考。今洛宁县地在秦、汉时分属宜阳、澠池二县,南北朝西魏时此地置北宜阳县,北周时改称熊耳县,隋恭帝义宁二年(618)改名永宁县,至民国三年(1914)改名洛宁县。民国六年(1917)纂修的《洛宁县志》中收录不少关于洛出书的资料,并注明有些材料采自旧志。而旧志有多种,最早的《永宁县志》为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本县人田子坚主持纂修,见于《内阁藏书目录》和《千顷堂书目》著录,早已不存。清初顺治八年(1651)知县程万善主持、邑人张鼎延等参与编纂的《永宁县志》,于顺治十年(1653)刊刻,此志也早已不存。民国《洛宁县志》中收录有张鼎延《仓颉字台》诗云:

南巡盛迹旧萧条,指点荒台事寂寥。

绿字苍茫犹沪洛,丹文隐见映嵯峣。

藏龙抱雨春还蛰,夜鬼迷山泪未消。